高陽集

高陽集詩卷之十

高陽孫承宗稚繩著

門人茅元儀止生較

詩餘

朝中措

一緱長劍倚晴空生事笑談中王謝堂前飛燕春來還逐東風　等閒尊酒孤航二客折臂三公且向清平行樂誰論天下英雄

滿庭芳

新燕受風熟梅過雨乍晴草木齊芳倦雲鬪巧夜袂漸生涼到處香山綠野抵多少玉署金堂橫塘裏扁舟載月細鄉舞霓裳　悠颺聽花外龍吟隔水一派絲簧聲黃鸝幾箇白鷺一行盡寫沉浮光景又何須抵死商量南薰過又見踈桐清露滴銀床

陽關引

無那楊花鬧又聽鶯聲咽如簧細語關情處漫流舌脊荅荅烟枝早是征車轍縱風流還似張

緇不攏折仗劍對尊酒歌未闋歎風塵起新亭淚中流楫把眼前飛絮學作鵝池雪待四方戡定直此迎師節

滿江紅

天際輕雷彫雲裏轔轔未歇正隴頭燕雀枝間鶯蝶千里塵迷芳草路一行舞困梨花月總只待雅轉回香處晴鳩舌　聽穲稏風初絕香纖碶光初結秋鵞林灑潤椰枝堪拏棲斷連床春草夢低佪列水移花節怕此際到處長萑荷愁

雜說

漢宮春

旅雁高翔傍梁園春雪拓館秋風一行學作幾字纔掛長空多情秋水愛秋光蹦入秋潦更有調絲與奏聲聲變作離鴻　急管繁絃如沸念歲華傷心換羽移宮幾番歸來去後綠鬢成霜蘆花烟月故飛飛趁爲消夷稍波滅霙蒼茫[illegible]天涯愁思無窮

塞垣春

烽火平安不戰木栞征鞍卸六花裝燕八圖長

綏值駢調馬報舳艫啣尾隨風濤更騰飽元戎

鷹合雲飛運多猛趁燕市黃金價　幾許登壇

人天生敵說儒雅春雪滿前山呲驚鳴池夜叉

遙將半壁明只團圞向樣新貓亏把靶且擒封

俠骨提來輕噴咤

慶春澤

燈縛元夢紛綸六爲二聲象罔同新齋庶呼蕓

英雄失著難禁星河影動積風遠看掁擺地肺

天心漫析磨甫栢徠松不起其霖　丹書白雀
翁息老任經綸豪手變塞成屯石室龜門爲誰
開爐閉鼎凝龍自睡乘龍懶把神威九自斷斷
願天公兼用雷光兕破沈陰

水龍吟

平章三十年來幾人合是眞豪傑其泉蜂穴臨
淮部曲骨驚心拆一老龍鍾九齊魚鑰單車徵
屑念河山百二玉壘罷手都付與中流楫　哄
聽譚錄就列更雙龍陸離光焰一朝淮欽奠之

快聽百年來絕玄兒新呼盧龍舊塞賀蘭雄堞
看羣公撑拄乾坤六力了心頭血

浪淘沙 春思

燕燕羽差池啣得香泥朱簾捲盡篆烟迷分立
銀鈎不肯去交語多時 芳草正萋萋踏遍香
堤王孫新馬去如飛梁上春雛今解語不見歸
期

點絳唇 暮春

三徑初芳落花迷盡風還掃王孫歸早開煞蓮

芳草月地花天可有人同調春將老黃鸝先報

與說子懷渺

浣溪沙 懿雲

誰為南濱玉一灣誇峰羅列小庭間畫屏十二

闌烟鬟　綠筆欲描風淀錦囊不貯雨潺湲已

來心事與供閒

生查子 秋思

雲中一鴈飛似寄相思字玉箸在南樓倚盡一

無淚以我萬斛愁為我三秋思不解闘嬋[illegible]

說別離易

昔離鸞

千里飛來避澤鴈一行帶得春風而不解閒中情不聽花外聲 素懷還綽約秋意轉蕭索此鴈便南飛仍將秋帶歸

清平樂 夏日

畫梁燕語爲我消殘暑玉樹青蟲絲一縷簾外不妨對舞 作晴東壁掛斜陽花陰滿地清凉幾片閒雲且去好看孤鴈高翔

阮郎歸 夏

滿庭新燕鬪微凉鳴蟬下夕陽水平飛入鬱金堂雙雙語畫梁 舞絮倦落泥香濺雲雙剪訴送春去小池塘迎長入醉鄉

御街行 塞下

雙雙小鹿閒依砌日影亂花陰碎一聲長笛咽西風風定落紅鋪地朝朝暮暮登樓凝望目極纔千里 波羅褪絲紅如醉攢萬點征夫淚亏刁千騎擁雕鞍偏是風霜多味元戎夜語雲燕

沒滅怕有迴數子

又

鳳樓鐘並在河雷玉宸纓未驚句臚曉唱徹皇居鳳管笙簧齊舉六龍雲擁千官鵠立彷彿聞天語　紫羅襴御爐香霧春色成和煦一行鵷從出長安九陌珠簾如許銀瓜金蓋玉鞭驄馬都說神仙侶

卜算子　詠鴻

萬里向雲霄意托雲深處雲外誰家燕子樓似

有人獨愁 積水滿空澤野鳥翔天際擬倩蘆
花說舊絮月冷渾無計

謁金門

愁相顧春草先傳着數飛絮落花虎魷誤湊來
渾沒措 柳下扁舟未屬准擬拋愁先歩一葉
身輕風不住連愁方肯渡

憶秦娥

霓裳樂群仙拍手嫌輕淺嫌輕淺素娥清冷藐姑綽約
可山大地渾迷却 低誰手挽天星落天星落

風入松 塞下

波羅紅綻未成酣，牆柳細于絲。舳艫萬里長風，梟六花簇空翠，烟亂山色，特擁華髮，層雲先撲征衫。海天東望蔚爲藍，誰復詠鳶𦡁？黃龍不醉眾氣惡，休提說白墮青帘，鬢鬑是翁此日，令人卻憶征南。

鳳凰閣

遍闊浮濆素渾，如月窟寒風一派，撩人肌骨冗

是扶桑杲日朝彩高揭一雲把威稜盡歌　峭風爽氣兀自有人柱笏恁它百意揺華髮春來幾縱繁華也與春孥不信有秦宫漢闕

臨江仙

曾記錦川川北去揺鞭驅策羆熊纏㦸蠢蠢幾元戎掖籤牙角聲振六花風　百二河山曾入夢玉鐔還倚長空覺華山月海門東披襟向萬里快攬雄風

滿鶴仙

清霜半臨戟正牙角秋空池頭凝碧是誰辦瑶
臺懸一天秦鏡澈雨和璧麟龍且莫怕未節章
光重便看中天承露金盤盛有琪華璚液　堪
惜西南鈎玉西北眉蛾各天相隔仙鄉天畔三
五際仍消息驟天公萬里雲霄先淨却把纖阿
細栢縱妖蟇好照清光怎生側匿

唐多令

燈夜火明樓虹堂載芥流春入朱明雨未遇擺
巫風中飛雁鶩野渡外又橫舟　幾日去瀛洲

笑八天際頭荳花棚初試釣輖便欲乘風開萬
里鬢髩不勝秋

蘋藻遮

去鴻飛江燕語絡繹聲殘湊得秋多許山外閒
與生別浦忙煞漁郎趁盡夕陽檣　楚風臺湘
月落簇簇合來都作秋懷譜斛酒清歌堪獨舉
便是東山又問圍碁墅

效稼軒

月華生雲葉隱秋水波明月淡雲遮樹珠箔風

難留燕住燕子無情那得秋風去　月池沈雲

絮絮喔喔荒雞殘夢無繇續早是霜積鴻遠戍

怕惹愁來又入多愁處

行香子　雨

雷冠山椒雲帶山腰滿江天嚦嚦賓鴻蒙蒙白

鳥嬌嬌青鼓鶴呼風鷚呼友燕呼巢　烟濕茶

寮茶戴堂坳控簾櫳條條石髮縷縷垣衣鼎鼎

浮薌漂筆生香鑪生暈硯生潮

醉春風

硯底潮生暈朝來風漸汛風從何處帶春來試問問紅香欄畔紫簾池頭幾番花信　上苑風花近無計排春恨雙柑斗酒聽黃鸝重認認柳絮縈腸梨花瀕面幾多風韻

蝶戀花

急雨驕風秋正節零亂山紅羞向庭花說芳草天涯曾此別南樓玉笛征鴻咽　獨倚層欄看共月目極孤雲遂與魂飛越長鋏歸來心寸折離裳欲解番成結

踏莎行

深鎖倚樓　葱葱帝里漢闕秦宮風雨裏鍼鍼
才名皇質唐文日月明

昇平樂　秋思

好辭不管君面覷錦字休稍蘇蕙牋鴈行愁寫
蔚藍天黃華相勸白雲都捲聽催歸小樓深院

小重山　坐北歌亭

秋曉呦呦雙鹿鳴一行白鷺起水波明藹梁新
燕闕新晴花間語字字計歸程　坐對海雲生

倚天誰潑墨筆縱橫萬檣風色送潮聲疎鐘落和月聽嚴更

又　憶丹白園

記得白園禾黍秋晚風雙鶴下聽鳴鳩海棠鶗鴂語不休花香滿蝶襆玉搔頭　長笛倚層樓蓼蘋明綠水遶芳洲楚花珙樹總當眸雲山遥鴈字寫新愁

又　神忠樓聞鐘

兀坐枯床聽曉鐘更八清嘯歌起高春野花燕

麥舞於風回鄉信驚問是西東 夕日下晴峰
昏昏鐘又殘月脛瀰枯床兀坐思冲冲孫人處
鐵風攪簾櫳

又 觀雪

細逐風旋細柳營錦裂蝶蹤下六花成片光耀
月雨初晴麟麟發霹靂小車行 舊鶴壓層城
蛟螭烟霧裏除分明萬行齊踏靜無聲牙旗鼓
鼓角向人明

御街行

重重山嶺重重閉暮雨急秋蛩碎誰家樓外玉
簫寒夕許多鴻嘹唳丁東簷鐵攪人離緒都湊
惡滋大　家苦白髮先成淚一恁個醒和醉酥
鎖歛落經紫紅平是珠簷風細北山猿鶴南枝
鳥鵲幾度家團會

長思令

鶯飛飛燕飛飛飛春色邇從鶯燕歸闌山換旅衣
花垂丝蘂垂垂秋颭開將花葉吹鴛鴦立釣

又

山一重海一重山接天高海接空相有鳳邀風
秦一封書一封似隔芙蓉無路通簷花落酒
中

又

雨霏霏雪霏霏雨雪瀟人鴈未歸長歌懷采薇
花依依鳥依依雙鳥啣花繞座飛而今花鳥
稀

塞翁吟

雲葉纔生雨樓外鐵馬嘶風報急水小河亭飛一箭青驄倚天劍破長風浪小結畫影騰空漫道是長楊詞賦細柳豪雄　匆匆脫兆溢驚帆響滿走蹤蹀蹀蟠花帶慾有渝海堪憑洗恨看今日蹀血玄苑痛飲黃龍鴨江詩發鹿梟萃開誰是元功

踏莎行 劝平仲

千里雲山三年離會阿郎欲去還愁去作來繞膝日依依說歸不語先成淚　似識之無但許

樂巢。那堪。頻解。憑凝吟倚樓西望倚西風無情

芳草。迷天碧

霜天曉角

孤城畫角一鳳穿雲杳試問南樓新月應知愁

多少玉關人更老望歸來一笑滿壁秋蛩唧唧

都說促歸來好

木蘭花慢

鶴來華柱下城郭是人民非看七萃凌霜六花

青聳嶠姓東歸向來事且莫問但鄰表血地沉

征衣遠戍胡笳正急邊天塞草初肥　蒐胸中
百萬雄師小試大漠西書三箭天山六驘虎落
百道龍旗正黃雲赤劍兩同飛早是風馳千里
麥攻月暈重圍

柳梢青用張杜韻

瀚海波流角山峰峭擁護京阜幾望歸來黃龍
玄菟總拔齊袍那堪幽適天高平章麗鶩雷霆
壽只有凌烟一張圖畫春醉仙桃

再疊

峰蟀颯迎寒銀鈎催曉一鵠鳴皐多少征人黄華白葉點綴秋袍莫題紅葉賦登高收拾盡天瀛海澤只要西園一行飛盖鵾栁鵝桃

三疊

鐵馬嘶雲金戈揮日入在芳皐閑盡空華英雄着眼恨满襟袍漫猶倚海樓高且聽箇松風海濤試問東方春華秋實幾箇蟠桃

四疊贈劉生

蜗角逃名虎頭託興寄跡東皐我貌江山江山

覩我坐臥方袍漫尋路鯉琹高抵多少裁箋薛
濤拋却胭脂高陽池上碧椰丹桃

沁園春　秋思

匹馬東來掩淚新亭江山笑予看諸峰羅列需
猶白髮大瀛環繞雲濺征衣化鶴應回鳳凰何
處惟有明月依戟枝凝棗眼嘆人民城郭何是
何非是誰吞郯燕支荠鱗閣雲臺須有時問一
行直抵黃龍痛飲何如合坐綠野彈碁獨上高
秋風烟欲淨遙見白雲隨釣磯天恩遠念玉關

人老已沒共歸

孫男之澇編次

卷之十終

高陽文集卷之十一

高陽孫承宗雅繩著

門人

序文

陝西通志序 代崔開府

陝西志初修於鈞陽馬公又十年再修于呂公涇野馬公谿田又六十年而今志成盖吏王北部光庭洎其弟給諫弘庭之才而周民部槐村馮侍御少墟實屬定之不佞受成事敘其端曰

陜西古雍州地其四履割楚蜀聯冀豫以遠抵沙漠而撫宴接之種中還八郡外控三陲其幅員幾于萬里爲中分天下大域是以土函九美氣宅三靈其方于天爲乾乾以兌金生天一之氣而知大始故星斗列宿主天樞以臨八極緯萬類天以下名山大川脉所始從源所始發實終南泰嶺太華爲中界而三五聖神始肇嘉名舉生人服食器用爰頒科防以大及褻敘無一不始于雍蓋兩儀絪緼始開于雷澤姜水而其

柝扶轂蒼岐奉響相與闢天闢宇以規萬代之
安然則以譚雍之志固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
夫天地大期六十年一次而天以人承地以人
靈今之雍猶是神皐而苞符莙閎猶是陸海而
品才若慳前志姑不論論入今志六十年矣中
間紀星變三地震二地裂一水溢一大旱大疫
三黃河竭一而白鹿芝菌或以供玄旨耳其志
黃綬斗食而上諸文武大吏幾千百人而名蹟
所在得與河山流峙不朽者幾何人嗟乎天下

大勢祥不加穠賢不加不肖吏士者得無瞿然思也尋嘗觀乘凋茇棠之日至武夫可爲腹心而太駱以後則蕪紼易爲虎豹兎罝易爲駟鐵離中閒亦若快于岱岈無亦山川深厚民性質直德調之則和力驅之則逐吏士者何得不養用雍遂使雍善用貿乎夫辦法思終用法思始迺生人之法雍始甚之而大不用以爲厚小不用以爲强乃古理勢而辦之今發平而觀之古職無而尋之今職有而厎之亦安用大冠長劍

[illegible]由雍啓廃官制自雍始而郡縣亦始于雍[illegible]
今官府法度尚寄于四方然則職思其始而撰
衛郡國綱紀庶政使文武諸長吏相與善用其
地以撫鎬京而節敘馳山鹿塞之會亦唯是二
三疆吏爲兢兢若夫約法賜租比制于大始而
大不小隙邇不遐遺使方牘兼兩不私獻丞而
廢士傾風薦流仰鏡若遵三五聖神之遺于河
山百二之間則斯志也尚亦有深思焉

續保定府志序

郡有志則臨朐馮公倅郡修之殆三十餘年而闕者未補適安邑王郡公以繕部來視郡事慨遂斯之未理以屬翊倅王君次其書諸所舊仍不具論論今所續次曰職官曰選舉曰官蹟曰人物曰祥異蓋犂然不謬淑者不倖得上下此三十年行事而竊歎曰予讀職官表見守若丞李以下不翅百而登官蹟者六見州邑之長吏若黃綬斗食不翅千而登官蹟者七讀選舉表

見舉各數十若十數合諸誦通不翅四百餘而登人物者六又讀祥異事二十中間父子相食者一旱二蝗三大饑瘦一大雨雹二星隕一大水六地震五獨三男産者祥一耳嗟乎天之殃降益祥人之善作滅不善然則精祲之數善敗之門覽者得無慇乎不佞自總髮來嘗見歲穰溢而衆或不恇亦嘗見歲豐和而衆或不免愁嘆將無小民之倚命不盡在歲耶不佞向謁鄰公長安邸舍公蓋促膝諮尹治不佞時唯唯謝

不斂而公雅謂安民在吏治則條數事以新飭
諸州邑長吏諸州邑長吏無慮不虔稟德用而
式于其饑者儕小民共食利覽者而不疑不若
尚猶是吏治之數乎漢詔務小民安田里而曰
共此惟良寧虛語也郡當燕趙之會近在日月
光際主上存大澤賢先萬寓首被之即應聲之
征不時之役亦質先萬寓首承之且三關九水
會此如厲耕者不善用其慷慨而溢者不盡善
用其慷慨之民雖豐和猶苦耳今天下户口不

增而役煩田地不廣而賦益寧獨吾郡然吾郡倚命賢者以自釋于恒而尚得稱吾郡不然富穰例而貧濟瘠其與有幾故不佞謂州邑之命繫長吏而標長吏者郡公然則公之續此志也寧惟修掌故之軼而懲諸傳書者無亦寓臧否昭勸懲以風此百吏而昭我人乎後之人按牘而覆予說當有怵然興而蓋不爲鄕者六七人矣

青州府志序　代王光宇

郡故有志十八卷蓋馮少洲先生同二三君子所蔡錄而杜郡守思以錢比部有威成之上下數千年亦既條次有則第壬戌以來歲將周甲而人事之紀闕如也鍾黄門龍源郎舊例輯其大凡不獨五十餘年間類若列眉而惓惓品隲以衷于口不必然而心然者斯亦黄門之蔚華矣志成而不佞方東不遑授簡令且折肱于里然無敢略方晉不按也乃稍稍披其大略而言

曰郡齊屐也郎舊屐不盡隷宇下而問附以它
屬美哉河山亦海岱間一都會也周之盛胙大
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洎小白
以夷吾霸于鄄而南遏楚北伐山戎中包諸宗
侯以外撫吳越盖六乘三兵王室復莫當是時
供億非乏而節制之師威天下有餘力焉其在
于今山河猶故也轂擊肩摩連帷揮汗之坻非
寡也其它聘問會盟車馬玉帛眎昔不翅省矣
而土之毛不足以餬口家之藏鏹不足以奉耕

耘故樂歲苦于上給而一不歲反待給于上
一妖女子至作勤工旅傾以饑驅之民遂揭竿
于市夫今人讀法家十八篇猶若嗛嗛而通貨
積財能以國窮頑哉遜焉何也門嘗披牘而閱
郡領州邑十有四耳戶可三十萬口可百五十
餘萬而地瀕海饒斥鹵水居什一山居什三其
田可十三萬六十有奇而歲辦不下七十萬其
用于土則居有千㡿之役行有傳舍之役其用
于上則內以六宮外以百官六軍有供億之役

有輸輓之役蓋屬城不雄于它郡而賦倍之且生齒日繁舟楫不通公私取給于山坂蹊澗之出而暵溢蟲螽歲或仍焉乘以俗好任俠居平鳴瑟跕屣六博蹋鞠時餚鮮衣怒馬之費慨不快意以軀借交報讐藏命作奸剽攻禦冦故歲饑輒盜盜起概兵齊瘈遁窟十室而九大約大豪挾中猾以用饑驅之民每十數年一變而一變之後瘢十數年不易復夫瘡痍未復萑盜叢仍守土者寧得咎吾民乎蓋嘗論之背之齊地

能專用其主故上亦能專用其民其錢穀兵
從意調興而意所欲爲得一切便宜破法從事
無論鑄山煮海猶在握也即富商豪猾洞淵巨
十萬亦富行其德耳今長吏束手受空民窮惟
無以予之抑且有以索之皮骨既銷徵求未已
念催科以拙罰者不問撫字以勞賞矣及歲不
三鬴則物力秋毫有主名而帑庾固無左倉之
需兼之比屋罄懸旁邑踵困有嘆蒙袂下空巷
耳往不佞嘗矯以清源之榷振饑輔而主人不

受也即不依幾中于法嗟乎兵鉠饟索之民民鉠饟索之上其遣官發帑誰非詬租吏所不遺餘力而課者其以惠旣亂也漢詔以小民安田里而無愁歎責在良二千石而曰與我共此嗚呼小臣無良也敢謂約法倘廟堂有與共之思乎其輕徭薄賦惠我孑民徐以舉賢尚功而四維之也寧得後覇業爲黃門取義遠乃不佞爲蹝論無亦折肱按方書者遂次其語于簡

大同府志序 代

郡有志且百年而大吏之握籌組勝與守土者之測畫漸次湮滅且郡以雄要寄名藩即方輿不改而既蕪戶口土馬金穀之數以及古今秩官之名蹟後者未續前者未該斯亦百年之缺事也予不揣乃括蟬簡為五志曰方輿曰建置曰食貨曰秩官曰武備其各志之屬凡六十有奇而卷十有五洎告成而予因嘆守之難也夫守稱師帥以安小民而無咨嗟愁歎此列郡同

耳然內郡間苦藩封邊郡間苦戎馬未有列天
僨于戎馬之蹂而稱肩臂雄要若雲中者予嘗
道蜚狐眺玄岳攬句注管涔之勝又嘗過白登
望紇真青陂故道則塞壁夷夏屹然都會哉且
歲輸百萬以食一閩而諸王孫若控弦武力無
慮不飾第舍為鮮衣怒馬故被五父之衢不減
華京然北一登譙樓西眺則白草黃沙慘及于
邪而余儀共一垣往余來歎小民被襤褸衒借面
而野燧守土者既念褒于吊傷閭苦之難自效

以來嘻嘻游惝倘欸而驕瓔林之派非盡服仁義也即青衿時弄嬰語而街殳之士不怨敵而諜上蓋守又以衆緣于甿而雖頑賴　天子明聖盡駆一切不法不藝以無爲百姓患苦而甲胄于仙宗宗予傳守土者遂得日與吾倅試以下率州邑長吏以聽上所教令而輕重布之亦何邊郡之難然而有難者地故高寒沍夏赤不毛而流火戒霜矣依蕨鐖不足奉耕耘悉賦不足供邑牧與馬歲不登輒仰給鴈門紫荆以内

其險辟而過磧者幾何且兩運不支兩兵旣無可移而租庸之賦不以輸縣官又無可竭此之難寧獨督鄉散于空拳而課登稼于懸耜也况郡當幽燕之咽喉爲陵京右翼一警鬨則郊圻震驚而戎索不固則郡不得擁庸而食子故忘武備特幹于循夫古守土吏能使匈奴遠避送至移谷蠡之徙則令人何得快虜東而不一惕狼烽也且恭府深謀日討軍實則是編也尚亦資三城之略無抑欸于典擬乎往左衛以七閩

月祥而壬寅一不歲幾不啻于芊綿今卽獵
主上寵靈不忘有寧不患無歲向我以禱
日內假令我偷歲患而生戎心亦足憂疆場
顔行哉子念受土寧人爵其計出盡且故稍消
膽列于志如曰掇掌故爲文談于旄爲武則于
爲敢

高陽縣志序

予家自相州來占籍一再世輒稱殷厚先曾大父柱國僉賦吏之從極種一切租卽代逋者輸累數百金先大父柱國更俻諸苦累嘗供司訓遺他故費可千餘金至往旋河洛間數千里先柱國少傳學強記遂廢業以當户嘉靖癸未歲大饑族里流徙其不徙者方仰給先柱國更以殷厚僉直年而又代族人爲直家半落踰歲更以舖户直堂費家盡落直年者直是年經過諸

貴人供張費其以鋪户直堂則專供邑令公心
紅筆札及一切雜帑水陸之錯當直年不必身
自爲應而家當務十餘便捷人待事至直单催
司庖司器索如例而後所供張稱善蓋貴人費
什一而奓雜費什九其所奏用数什不敢登二
三而營删其半其所需不敢問值必備其所不
需即備而爲人持去或敗壞必不敢稱儫蓋是
時法令未即書一而當事得以意令其所欲極
民並不獨于家而家先杜國爲甚洎先職方兄

與予後先舉于鄉先柱國日爲廉訓而識以所
經見諸令公善敗嘗曰邑令公罍何以去邑人
罍何以來孺子其鑑諸蓋痛心于不遊而每于
邑里所不便輒令講求其法予因得稍輯後先
行事而合以所經見可興可除就里中吏老講
說其便每遭諸廉吏能吏輒訪其所爲時或跨
跂屐歷鄉社一丘一壑一石一木罔不低徊錄
列當弱冠閱廿一史則手錄邑里事爲帙雅好
閱名州邑乘載及唐宋金元諸南北人私集得

邑里舊人舊事如遇故人于途而刺刺道故也時期以仰副先柱國明訓曰它日治一隅庶其以痛爲瘵已乃披釋藏得名僧八而道簡披其半解薛登朝亦復于羣書有摺點稍稍爲帙而未敢出甲子春兒鈐偶攜入遂寧從金戈倥偬中芟訂攜之歸而惠令公遂授之梓因念邑爲人才藪思其明允篤誠實開儒宗寻何敢薄望邑里而不以才爲邑延袤不百里吏土者務廣衆則不來來卽不久輒棄去故法無常而邑爲

罷劇不可起其俗亦緣以壞蓋商澌為侈樸澌
為畺田若墾而賦或逋户若增而口或寡詭積
之吏澹災之便嘗交錯于邑而邑病然侈不當
它者而邑已為侈費不當宅樸而邑已為置至
吏饒伺上意時中公庾時中私槖故交相為痛
[illegible]吏病吏土者如巖神所稱讓令公往往嚴
[illegible]堯其所可見裁之禮以撓其所不可見
[illegible]乃可冀以陵唐令公視尹邑廨公有威忞
[illegible]循而意在爬梳舊蠱康我良艱故為清吏

[illegible]錄口及羣諸徑賦種種覲若畫一而力
能使河伯安流無羨賦遂無亂瀨無曠人遂無
逋人蓋褆身冰玉中不敢矜己故邑即薄先而
育安于邑以終惠吾罷劇予所私愧不能以當
十年錄記治一隅以仰副先柱國明訓而今合
丙邑于才既嚴之法截裁之禮猶若不忘忠田
解也予願後之治予邑者無忘令公意乃無忘
人而此牘直疏獲耳

應天鄉試錄後序

臣宗以疎闇濫竽官寮自惟材識不當論士次又不當之南國徒以前臣者謝不往輔臣猝以臣應 上遂略臣才識命爲臣宗副臣亦猝約心志方舟而南因念庚戌之役曾分一經于主者今卽副也乃槩一鄉之全經而地又當南國夫南國固我 高皇帝所由叙禮樂以開一代文明者臣聞叙則維終守則維始蓋草昧經綸斟酌風尚思詒萬子孫統緒而法久變生如馳

為既厭乃嗒然思返于澹寧故叛不維終法不久守不維始法不通臣覩南國多士林局湛深論說明茂以令顯始蓋已思無留膂技無留長然未售而蟬倚既售而頹棄天下將國家好以空虛無用之文論士儻解闈而人駭之又何論解褐而人指之矣朝廷歲飭功令益煩益嚴舉者得無懼焉臣以為世尚樸未嘗無華士世尚文未嘗無慤士則士亦何計樸華獨計堅人紕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如南雝之候京本蔡生

欻然相先而出極則返氣極則復今天下尚[illegible]

一維其始乎　高皇帝發粹函和擬衡萬類以

日月乎中天以河山乎大地以衣冠禮樂乎萬

古之人心然後一代生民脫于酷穢而灕然相

與以文蓋天之文日月地之文河山人之文禮

樂而天縱聖神既挈兩間所以逸以各乎其所

而兩間之菁華始盡收于三紀之經營至于今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日由禮樂即以遊于文章

要只幅次泰亦臣子深心而徵學徵仕今天下

慨然于簫管閒見周官禮樂無亦掀以繼終真
足慈萬子孫挹取而不竭中天之日月不從大
地之河山又爲知天下有人文也臣惟君臣父
子天地之常經有聖人出而經緯之爲禮樂其
經緯之而成章爲文益樂樂自生禮反自始頌
者仰見哉　皇上召對羣臣諭以保愛　皇太
子至意遂舉　祖宗舊法風厲百官竊意我
皇上于父子君臣務維始于　高皇帝禮樂而
垂念陪京倍益解額多士遭逢盛際得無仰應

以　高皇帝之文華乎臣讀　祖訓以典謨訓天下蓋力斥揚馬浮藻至曰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何裨實用夫實用者　高皇帝所謂文也洋洋聖謨萬方世守而南國遺予在焉意多士感激聖化維所自始其自今日矣臣觀南國文行猶爲四方慕効即如圖書器用日新月異而趨之不趨功令然或厭訛于古不古輒目笑之曰迂故其說中唉古之腸而得以厭售乃迂者懲厭而惑眞遂槩趨之以厭然而金

錫竹箭織文纖縞之屬貢于天府而地所衣履半天下豈其槩託于古而又安在無實用也哉謂南國之器用以新託古而南國之文章以古趨新臣竊謂　高皇帝所予父子君臣之道如河山委地如日月中天我　皇上從漸磨以被襟之化者四十三年矣閱千百世而古即閱千百世而新多士日取其道于父子君臣而經緯爲禮樂則純忠篤孝和與應國家文明之運將閱千百世而新即閱千百世而古不然聖賢之

緒散為百家而反拾百家之緒以歸聖賢氏說新說古曾不一體父子君臣之實以反所自始是南國之金錫竹箭織衣織締衣履天下而南國之文章不得與器物之属者同用臣不為多士願臣謂士當為真無為贗與為古之贗寧為今之真蓋古之真樸拙大雅如元氣之在块圠遇物而賫而今之真輸于一至竟於一成即不護其短亦不喪其長乃若耻偏絃之靡應蘩高微之難逐而標獨為幟合衆為局則失今之真

託贋之古卒亦如贋器之盡露其質爲迂者笑
士宜何居焉臣覩今天下贋真紛擾遞爲凌競
非徒
高皇帝明法因念士一涉世眞氣漸靡
故于嚮進之初預懲其岐塗倘其併心一慮力
還周京禮樂而無厭常于父子君臣則曰古曰
新于以仰副我
皇上作人雅化臣卽迂不售
贋古臣厚幸矣

陝西鄉試錄後序 代

臣自惟行能無所比數蓋通籍浹紀矣備員庶部尚不能效軍賓而申儆之乃被命從臣其校士且濟濟周楨不翅三秦之杰也而又功令嚴重之日臣用是廪廪思不勝已自念世受國恩而世業鉛槧倘可緣嘗聞以佐王者而補所未學于職業既事竣士前臣乃遴敍事醮之臣雈

陝西古雍州地河華之雄實始流峙故人世冀之生之用始于雍而共栢蒼岐以後代闢神皋之

靈秀以亭毓英賢而壯日畿之人文入周來秦
漢隋唐又代以為都而偏受秦名乃道當稱周
夫天下之文自周開也蓋作豐宅鎬而極矣然
分豳徃岐世修本業而非騁于文至秦罷儒棄
詩書即自翊開業光美而務強行武不以文治
然而鐫功勒德詞與金石為昭又若不滅其文
者豈文自有憑而不益人操與將詞資非文也
昔人言周士貴秦士賤夫可使貴賤豈士也而
秦不乏靈穎而頓無不可貴賤者乎術亦異已

事爲評耳世稱秦賤儒儒士以其說難施用
純儒生卽穆之不爲盟主也而奪善人間取士
子戎子死于宋子晉嬰皆詐力詭譎非復先王
之道術迨其後嘆伊人于湄涘上既苦不得士
而羨夏屋之渠渠者嘆四簋之無餘士亦苦不
得主蓋五羖二子之習漸于中閭而徒馳想于
草蕪馬顛之盛無乃士果不貴于秦與然臣讀
小戎諸什則壽考不忘何減雲漢而從公于狩
何減維君子使者且周之君子曰如圭曰如璋

泰之君子亦曰如玉則士于周秦何分焉乃臣嘗竊局士于卷阿矣彼其頌馮翼孝德旣歎武健至形容吉士之藹藹則又借喻于梧桐鳳凰而曰萋萋菶菶雝雝喈喈于以上媚天子下媚庶人嘗是時諸君子所爲殫力和衷雍容皇路者尚可想見于千載之下而君無猜强公私臣無復黨同伐異豈非河岳之英靈漸淪于聖明者厚與故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又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臣始知芃芃棫樸果不翅淒淒

蒹葭也緇臣更有樂于秦焉秦之誓曰斷斷兮依依臣輙思念臣所錄安得此一个爲快及讀無衣三章則又奮袂而嘆以爲今人之砭也夫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不以私同也夫曰王于興師修我戈矛願以公和也此不幾易之渙丘與世人修戈矛于伐異直可借砭于同仇矣然則周以德調秦以力驅不讓無闕于上而豈能貴賤士與今士生昌期沭 天子文明之化既久且深而風俗移易非有齊田楚屈之遺若高

貴富人豪杰兼併之舊故其文溫醇爾雅直蓋
隋唐而步西京遂以追采澗芰崇之致不直爲
先秦之詞章則臣安得不貴士然士所貴非詞
章也竊意今士之患在力補其不足不在更飾
其有餘蓋矜詡多則沖遜不足凌竇多則謹厚
不足虛華多則本實不足夫蹻然而任天下于
朝必竣然而請遜于野者也士能損去其多卽
以補其所不足使天下誦雍人士曰藹藹口雖
雖厖河華之靈能始之士能成之士勉乎哉無

謂厥厥秩秩不比于翩翩而謙周損煩使紀朔
夾吉于泰世臣厚幸矣

北畿武舉鄉試錄序

歲壬子復當舉武士于鄉以獻司馬則四郡材官若良家子集于保陽直指湯公實監臨之毖飭諸文武大吏比于文事三試得若干人于城乎腹心乎桓桓赳赳將于是取材焉夫三輔依日月光際涵濡　聖天子从道雅化當不翅周家中林之士不佞因嘆周之盛時車攻六月猶勤閫力于獫狁洎其後遂以燕趙獨當　而兼之交臂以事四國秦漢來乃至與天下全力備

而卒不得其要領其在今燕更重矣北與宣共垣東與高麗驹共海而實內拱　陵京之重以其托重　陵京遂悉天下精銳屯戍雲朔龍碧之間故其傾全力備　而惴惴若不足也更甚于往代然而奇材說客之所聚游憘籌組勝之所漸被兼以擊筑學劍發其慷慨悲歌之氣以故士生多長材大器郎逢掖或喜談甲胄而甲胄諸士真不翅周家中林矧　主上拊髀思人寧比擬恐以風而諸士抱鳴蔽之耻豈無奮

骨而應者夫士即射洞札騎如艑其數幾何又即盡成陣詞射覈其佐方略幾何然上舍騎射文墨無以校士而士即盡騎射文墨尚不足以嘗上若夫拾遺瀦狎于作好一旦投鷹揚之會而驕語乘伍安在爲燕趙慷慨士也周家中林之士至可爲腹心而今或屬促于文吏悸不敢出一語無亦曰是方 文墨弄我肘印于掌服者夫爵祿孰與身親文士之筆鋒孰與百萬之鋒矛士不致身外之爵祿詎共致爵祿中之身

我又安得借若曹于臂指也往舉于司馬者或得士餘輩儁一城今且三舉于鄉遂得奉幕府之牒而乘障此亦諸士効用時已予嘗惟天下當無事輒賤簡韎韐及一旦有事則索之若不及士當上賤簡既苦于見輕乃上索而用之又若不能盡爲重故士苦于上之輕士而上亦苦于士之自極夫士不自輕非如近者鶩然無所特而酌酒偶坐爲豪也士起行間饒用屬故氣力用之結內者爵彌重身乃彌輕欲其氣力盡

用之殺敵者身彌輕品乃彌重兵家明輕重務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然人知膂饒車輕人也鋒𠄘堅人輕戰也曾不知士能輕身乃能輕戰士能重身乃能輕身然氣不定何能不擬于世而身輕矣氣不定擬于身而身又輕矣故曰百萬之衆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夫士生如礪慷慨之氣所自饒也要在能養養氣者誅不以言窮言不以兵窮兵不以財窮視其身爲國家所托重而不肯小用其身其去疆

陽若舉强其離中所不自喚若擊惰其怯私鬭若銳卒勿攻其脫世𩝐若弭兵勿食故忿可侮廉可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而氣定者生死不加于身而况身外之爵名乎兵法語稱生勝有曰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顧諸士之自勝也以鎰稱無以銖稱乃諸士所爲重其身以爲國重尚其當下城腹心無徒使傾天下之物力事燕而燕曾不能出一士以佐天下也諸士重矣

大明律集解附例序

律之詁曰矩曰率律者天子與天下共以爲矩而率之也樂有律師出有律師之律不以止而至容民樂之律不與損益而主相尘刑之律不與輕重而主容如師主生如樂三者一不得其平而統于天地之和故謂之律然律求所以生之而用律者求所以殺之故古之知律者省刑而今之知律者不失罪耳我　太祖高皇帝重念民命詔定律令凡六經聖裁爲四百六十

條而 列聖相承復有條例以補律之所不及
盖至我 世宗皇帝之乙卯漸積爲三百八十
五條我 皇上欽恤庶獄命刑臣重加酌議其
仍者半刪定者半凡殊旨別旨詔例榜議非經
議請著令者不得引比然律文沿晉唐之舊恩
者旣懵不知守而姦者且依法舞文丘文莊濬
議命儒臣通法意者爲解而陳御史察等如其
成書于是一代之大法字析句分不獨令天下
曉然知法意難犯而實令士大夫深念民命無

進搏斷棺之利退抱仰枷之憂也蓋自古國家之運莫不與法爲存亡故皐歷則民勝法皐窮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國强是以瀕治者相與共率爲矩如梁之鍱如師之符而不敢以意用然今天下郡縣之于律患不明而朝廷之于律患不守不明者有監司直指間有駁正其不守者上既用意以屈法而下且屈法以奉意嘗惟漢廷尉釋之號知法而曰當是時天子殺之則已豈以天子而可獨失律乎唐權善才法

不得死高宗欲殺之王本立法在必死高宗欲原之狄仁傑兩執法以爭而兩得其法雖以高宗之主終不敢以意與而況治朝乎　高皇帝當律成而曰非但一代當遵雖萬世當守也豈非聖子神孫所當共以爲矩而率之歟又嘗恭讀序律之言曰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而明刑以輔禮乃賈生有曰禮防于未然之前法禁于已然之後嗟乎安得歷孫導賊以導民于禮而無輕試

況乎然而不得已也然與明律者無失其相容
相化之意爲朝廷守之爾

漢疏類編序

任子從尺幅俯材識士雅不欲以此稱聲律畫豪傑之業以爲士一行作吏即承上教令而檄逕之不文不遠況入依承明金馬以言爲職若以職爲言即不欲駭天下以不可聞見之秘密而學不博不足有質識不遠不足有見故亮而不俚精而不晦寧惟尺幅也予以尺幅歸伯玉則伯玉材識具在尺幅而論事類書緯有古法既以大廷高第出取劇郡藉藉稱三輔循良偶

以所輯兩漢類疏眎不佞抑何詳而有體也夫
疏者下所以通上故于訓爲通而疏爵訓分疏
屛訓刻疏單訓徹疏淺訓滌合其義爲封事以
達之上訓通夫分悪其失當也刻悪其失真也
徹悪其四蔽而不盡也滌悪其訹謟而不潔也
捐所悪而以言者之心通聽言者之心乃可以
爲疏夫疏有諫臣之用有大臣之用而兩人者
之疏有疏人有疏事公孫六曹之長得平章言
者所條上論列而用其長乃諫臣又得就大臣

所規畫錄用以財可否而折其短故大臣多以
事見而諫臣之丰裁多以人見大臣言簡而盡
體大而情出入之不嫌于平而或以將順為隨
諫臣爾好抗倖不切直不足以折角而要其必
從而或以過戇為激然大臣縱容誅而懼天下
未既其成先咎其不盡則稍稍以言槩事而下
自同于諫臣卽諫臣預陳不可必之禍福挾人
主而其言不驗人主固薄而不信至毛舉瑣屑
友朋所不堪質而謬列之九陛而又或溺旣燼

以爲褒也故大臣與諫臣兩失其體而疏之訓不明今兩漢諸君子其疏具在即遇合異遭而伏蒲排闥各殫其衷即疏一人亦罔不引經據傳責以大誼不効世人作里巷勃谿之談且繼兒首鼠于諸君子何如爾小言大言固爲社稷之役者斯亦古今得失之林矣嘵乎投魚水之歎易當晉鼂之下鄰非膽智則材識弗任非恭吐古今則膽智弗克識以言不言見人以言之用不用卜兩漢興衰存亡而見世斯伯玉所爲

將天下膽智散盡來人目聚古今之精英貫治亂之龜鑑予不獨望言者矣

歷朝忠義彙編序

益歷朝忠義諸君子合之無慮數千人莆中郭道憲籍以八類銓以二十二卷題曰忠義彙編其取例精而核嚴而有體舉數千年精英正氣萃于一函若玄圃崑丘琳瑯紛若無從問蒼幾小璧之奇者嘗其傷宮氣于嵾巔歎孤懷于寒坷即快于所就而每痛于所遭則有若戎郊戰壘折戟流沙而心慘者則有溺鳳驅凰促寃局影而心憤者則有似月彗天虹鷲蟒化碧迅飈

豐霂白日埋光而其心鬱攸不揚者蓋成敗在一時之社稷綱常關萬古之宇宙而撐拄宇宙之正氣不昭宣于兩間則佞舌薄膽反得樹頰舷于回面是以挈綱引維破宂滌于岐途洗秉貞于丹府使渠櫝別迹于纖兒忠兒分標于幾容諸凡須㬉異調初末異操附麗非君佞佪非惓皆絶勿進蓋不獨潤草塗原之佐不至爲邪于側入所嗌噓而狐蹲雉伏雀目鼠步且𤇺踼于批鱗踐虎之風稜而不得以噉名爲詬訾於

休哉斯亦撰德于旂旒圖芳于鐘鼎矣蓋自昔論事君者曰以忠曰行義而忠義之極唯曰致身夫致身非必于死即死亦非必忠而顧忠者必曰死而後已識見小夫悻臣剽于桀枯訾謷之徼纆者皆起于自私其身而身一致則桀枯訾謷不得干而心盡何者人臣恥其身爲天下重必不輕以身許人而一許則終身不惡貧乃恥其身于天下輕者嘗不知身以爲天下而惟知天下利吾身故其身如蜣蜩無以自解而圖

菀于枯逃譽于名即心所不可而隨世嘵嘵彼固計利于身耳夫人臣而利身也亦何不至矣姑以諫論人臣當昌明之朝語爲肘尉遇爲鴻風即委蛇蔚爲上臣及時事紛挐投難姑苦必小以去就大以死生力脫微纓乃可以圖公何者人臣死職死言死亦其常然唯不問其生者乃可以死亦唯不問其死者乃可以生倘念岐下利即死非忠誠而況主未逆奪權未倒置乃至嬈死所以表飾其大疵而逆計其不死彼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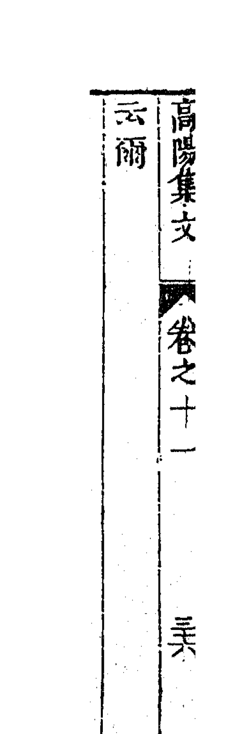
比不焚人地下乎予閱卷中人悉其義烈與其時權姦熏赫之勢輒廢書而歎謂宇宙精爽之氣則其肝腸必非全軀保妻子之臣可幾奈何妄男子眊筆一牘輒附古人以據顯名要雄峻何異紈絝坐冒首功及比予肝腦塗原野者雖然起死人有將其心人臣行不必盡合而願附古人倘亦將其心者不死者乎俞跗或欲起之矣

姚胤昌廣蒙求序

蓋川鴻鈞轉而雲漢昭回花嶽極奠而峙流共載
故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華共萃于木末采蔚
芬于水中則猶猶徒勤矻矻何益是以記事者
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有班錄姚胤昌先
生家起文科學宗宦牒嶺金虞前敘述推高壹
爲彬魚勞歌輟咏雅似素流之貌簡寄酬名士
之龍驤蓋龍虔既清矜期自爽文彩饒閒于浴
鑪景光假日于煙官以故玄吐白鳳迷開班馬

一僞嘗予朞之旗鼓蔚泓渟敘慶之汪洋所著有易解說林寓言望洋諸書業已膾炙人口滌蕩煩矜而近復有廣蒙求三十五卷尋晤言于極樂精舍得傾篋讀之其仰圖員蓋則囊括星日吞吐雲烟其俯攬方輿則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其中畫人事則琢磨道德組織義仁至于資談助則笑牒言績溢于腹笥抒筆藻則弄戲走兎蔚爾經厨鹽浙菹脆㬅熠而不射公輸操空柯以何斵故纖介不餘于妍蚩頭玉乃慚于雄

髮然冲蒙泓田而致遠不若遵途之易也虜牖
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以故泚淀醲械
會吐英華使貧兒驟詡于談端學子恣材于筆
杪蓋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聚風截𥫗則音徵
自遠而石田種玉先登多寶之堂驪領探珠更
涉含瓊之海此先生所爲潄六把于菰圃函三
𬨎以萃盤也嗟乎餐墨嚼玄子正巳齧香于舌
妙補天拄地得仁寧乞口于文權而手撝賓索
頷取蒙求聊以識理窟之前茏見說叢之落塵



云爾

紫陽朱夫子全集序

蓋世道繫人心而人心之蠹世莫大乎離經雖經者視經為通人之轍而墨守無以自見故跳于豯度以傳所欲而收之蹊且進據道德之塗以傳所大欲而收之名夫寔收之以亂天下之爵術而干主令名收之以亂天下之學術而干師傳干主令人猶得式格之律繩之而師傳晦則畢世之人心集然而從以世道遂淪亂不可已蓋朱子之言曰道統之傳散在方册經不明

而傳始晦故窮一生之力以研聖賢之經而捋爲文辭皆足翼聖經而正人心而離經者方且薄六籍膐前哲彼其槁項于一先生之言則多變異說以進追慕勛名之外而寄籍聖賢則多進而持異說蓋採華者迂其辭而傍窺斯道之疆域者并迂其意如貴人進浮圖顧爲新不厭倫舊而沿舊者又認指爲日而不識其歸故說斷于詞而焉足于行不獨爲自立之標而且其入室之戈矣夫朱子蓋嘗循讀百籍又嘗編纂

呂師友然其主以敬而無忘不經無經不行故簞食晏如而一介必道登台九考立朝月奇坏而侃侃論列無以去就爭之不顧且所至有能名文非徒虛而無實當其告孝宗曰記誦非以探淵源出治道疏叙非以賞本末立大中此其學問大旨茲迄今讀其文如低佪俎豆之場而朴逸驅朔躅步皆定然學者或不能不登技忘本而欲捄其流者矯以逐虛明乃學者又溺虛而無所住夫目入願解盡知也而手舞足蹈終

入于不知然則學何必尋故亦何必棄故何必耽寂亦何必逃寂士或顓釆激芳而無一言幾于道亦有探玄鉤要言幾于道而不得名爲儒蓋懸想無與于覩而臥游未歷其實也惟朱子反躬以踐實故其言如登巘後擁麈談名山谿而後之人猶不能不波也蓋論其始則楊墨未嘗有心于害天下而終則習孔孟之言者亦未嘗無害于天下故釋氏亟亟于正人心而朱子于正心之學力持之不變是以其徒謂道自孔

子而後一祈于孟子再祈于朱子豈非其反紹之心同哉今　上雅意正人心黜異學者絕紛進此世道休明之會也刻紫陽集者意在斯乎蛍唯是明師傳抑以尊　主令

大宗伯抑所唐先生文集序

昔蘇子瞻稱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蓋予讀唐先生集及其傳而信之郭宗伯傳唐先生敘其慷慨正直反覆剛摯曲盡剛仁之槩而予讀之因念今天下有綰轂一方身在去留者至煩舉國爭之不置乃嚮者宗伯當癸甲之際于國關宗社于身關死生獨一二人如唐先生堅持明諍于要人而曾無一人引大義明可否于朝至要人退而正人有寧宇天下始爭繫籍于其下

而奏牘一掛其爵里則搤捥題爲名流而向之堅持明諍者或生或死或顯或晦卒不聞自認結交之素而此正人者乃一一標其人曰某爲我堅持某爲我明諍嗟乎何向之君子輕人于死生而今之君子重人于進退也然則論唐先生于向之君子豈獨威鳳之在雞羣乎夫正人嘗憂危蹈頻其譽我于聖賢者旣擠我于險而膽智悍駭耳之督蓮者亦擬尤預奪常乃先生低佪于正人去國之際不難危犯者之鋒以激

發天下之正氣而解釋其衷此豈詞臣弄柔翰
者至今讀北風雨雪之章可涕可憤尚令人為
心裂䟽有請劍尚方之意而中間宜婉宜直亦
疎亦密斟酌于語言㨾縱之間卒以消禍萌于
旣加甚至執政所欲庇不能得之先生而執政
所欲去先生卒得之執政此又豈區區以口舌
脫人于禍者哉乎先生可為大臣矣先生經濟
六略自未一試于朝獨其疇應諸著作尚留什
一于篋冢君涕而授簡不佞宗以敘因念古之

立言者有言以人重有言以言重有言與人俱重而要其立言必皆卓然有所自持不肯低昂以隨天下而惟道之合故能爲天下重而有所托以不朽先生生平嚴請托絕附麗嶄嶄孤立其氣定于養而詞成于氣故諸所撰裁和平婉麗而慷慨正直之氣泵泵筆札間即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牢籠载籍之菁華而與子言孝與臣言忠要以抒所掮諸如提年三老談河海曲折至正危直言于癸亥之際而片牘隻字皆足

以翊世扶人真剛者之仁哉世稱天生正人以遏佚要人而寧知天生要人以成天下豪傑之正氣故嘗謂天之風雨與人之喜笑駕罵皆佐我詞料而世間豪紛勢熘傾附縮肭之徒皆足以供我怒生之氣而顯其不貳之節令天下從正人片牘隻字中讚歎頌說無巳時而正人之言與人乃併重于天下而有所托以不朽蓋郭宗伯之言曰先生詩有輞川之致文如陸敬輿此未必盡先生而要之先生不盡于其集其

曰人似李元禮不可奪又曰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大浸稽天而不溺幾于盡先生矣

王覺斯太史初集序

予少不習爲史故多學史事不能爲詞苑雅言及束髮登朝乃徼入詞苑及荷蒙直承明即不能降心爲詞苑言而言不得不詞苑不圖繪至而遂爲邊吏去所習詞苑而馳邊場故世之不能文而詞苑不能武而邊場者予也予以邊吏閱邊方在白馬黃崖間挨家信言適得予鄉覺斯先生初集可盈尺者再予故知覺斯以經濟爲詩文不知其初集頓再盈尺也思促其集

閱之馬上夫子不能文而不得不爲文也猶其不能武而不得不爲武也子既閱武遂以武閱覺斯之文覺斯據實而文憑而多致殆覺斯自爲覺斯者其抽毫爲深沉之思則潛天潛地虎變龍蒸而陷陣大呼翀迺自定其取多用宏擷萬彀爲辭而蓄璣小璧不遺一棧則破斧缺戕合于一旅而志歸繁弱細大不捐直探武庫以供龍閣百萬而束一鈐共高文大册遞爲苞襟齊室王侶嘶乎奇麗則柳管楸枰鬱雲錦雲而

六花九壘其出無窮其過郁入里傷世閔人則
走俞兒于斷壁殘壘驗心乎折戟沉沙遂以招
化鶴樂游鵰其體物肖生發揮圖事則雍而條
暢投翰乎縹緗乎聚樂離合之思其奏雅養
音嶺覺道古則盾鼻流雲崖頭偈月日衡雲庭
息乎尉候而百工摹譯奏昇平之頌嗟乎予不
知武安知文命文士借脈管貌山川草木之情
性傳皇帝王伯賢聖之精神遂以參天地坱圠
之氣而又或借天地賢聖之氣砂河山草木之

情以抒發我靈性故法家深刻而入抉其情也

書家炫爛而出貌其神也兵家發揚蹈厲而奮

振其氣也覺斯靈心慧性定氣遂神其言人人

意所及即其言人人意所不能及盖抱高世之

材而抒以堅良其語出語入語高語下亦復若

用奇用正用衆用寡而先爲不可勝予每怪世

人低佪于峽岬之𣪊紋而不覩天下有洗天浴

日之洪流貯萬斛而浚光𤍠也得無讀初集而

神氣爲索矛老矣旦㪅釋武事而歸休乎蘇門

黄華之間偶俛覽斯馳使節南來遂得昭諸守

韓家水治以覔斯文

鄭思肖悅僊齋文集

士有抱而樂遯世不得言也者必其有抱而樂遯世不得行也者夫士秉遭邁期一盡胸中之奇而類卬入世以何間此冠綏也則能有不必謊諡恢然處虛者錯蘢淵爲鈍而託曰世不用耳夫世不乏賢者何至欵其身而逆天下之不用誠吾之才有當于天下則睦目聲利者不必行也而澹心聲利者不必不行也得一不必不行者則于世不必無遯而要無遯于世之賢者

矣誠無遲于世之賢者則于世亦何必不遲遂州鄭思成弱冠登朝蔚爲名世何南何北何內何外世嘗若不盡其能而思成未嘗不盡其能生平意所得嘗一抒發其中所欲爲即謫落樂也其意所不當得而俛瘵跼蹐傅一官不樂也以故通籍三十年行不必不遲而能必行其志其所爲序記誌傳諸啓牘襍著傳大沉雄言必當世之疢而予之石其于國家之大機生人之閼紀無不娓娓提其要至模寫冏商詭譎之態

則若偕尚方劍于曾觚而鳥雀逐之也其騷次
幽人志士高賢大良之穆行則又若遣滕式虛
而膠漆投之也行所欲行故言所欲言而居平
之致無游喜如樂素然居散之致無牢騷如平
居然夫道迂而漫畔不可循者嗶也幅狹而抗
厲不可踰者促也其辭嗶者意得而憍也其辭
促者意盡而疲也思成無一有而獨以數十年
之蘊藉抒其穀然不阿之氣自撫自范其不襲
古人之語也若其不附今人之行也即所自號

主上曰烈氣不減捐也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予觀易下隨人春秋襲且于之役誠恥之耳夫人恥附文恥襲附者傍要人而不敢孤立一意修行者尚譏之襲者棲從迹而不敢妄措一武乃修辭者苟心焉豈江山之奇麗不供我攬結古今人物之殊絕不供我驅駕將吾之才情不可以攬結江山之勝而擷其秀驅駕古今人物之長而握其靈亦何至容頭過身拾遺淤坎自娛也易之賁不言不文乎于趾曰義于須曰

與上與也道遊之動由我須之動隨人由我者
變化在握而交錯于剛柔以成義故曰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嗚呼持變
化之道者可以義可以文當不至寬襲于附令
有抱而不得盡也盖予聞思庵之先韻堂曰白
賁夫舍車而徒義能爲白矣

姜抑若起秀亭集序

予讀書文安盖友王翰臣㓜生弟姜抑若被令云抑若爲㓜生內弟一時一隅稱兩快士各成一致㓜生負豪蕩之氣而沉博其爲文若江海驚濤汨汨東注而遇山灘嶠不妨撑拒其中抑若才比㓜生加以雋快時調泛駕于馴策爕爛若霞英英天淡其後相次各繼兩尊人成進士㓜生尚挺珮金馬玉堂間抑若則鸞鳳棘叢棲蹤之材旣窮短馭曾觝之業亘窘旁廐予盖讀

抑若詩與文而三歎也抑若骨清而氣爽衷多辨而貞不與俗絕直不與物迕至識料所獨持即百挫不沮其學博而粹摛之發中丞公遺笈不翅兩酉百城其緒史則兵刑錢穀若一代經綸大業罔不羅列胸曾以邑當太行東注邈藹之與居考河渠于鄉生以合列史蓋繙史之一斑其任掖令爲大府倚郭浹月而吏民懷畏即負茲未帖而臥治新砌在則頌之去則思之蓋文章政事具有兼才爾于伯仲若競于世一塚令

人拊片玉惜連城未盡也予竊讀其文念其人而因念其詩與文之致記不云乎禮者物之致夫物揆耳而禮爲之致顯者亮需者斂黙者乎有故而文有直而搬蓋其致也庾開府之清新鮑參軍之俊逸合以支道人神駿無亦其致乎撚其人悉其文讀其文悉其人觀其致耳蓋天地之元氣凝物于卉植爲菲蘤于珠璧爲光英各結而成致其在人則氣神之標貌肢骸之韵度相追而出穠之爲邋遢之爲牽慮百而不能

紛故曰一致而百慮予讀抑若集衿容愛儀有條不紊固自多致翩翩卽腕不停揮醉洸矜髮亦筱翩翩自爲一致蓋風骨雅持旣不願拾級聚足于藩籬而遷潭擇术又不願課蟲魚收蟣蝨效今人之奇廦要以才能匠意力可驅陳試以人喻中蓋有入出禁闥爲埒客無令阿意從愚如汲長孺也者其戇直勁正凝絕而可覩又對博挖翠裘出給奴弄丸于蛟蝸之窘不溺不迂如狄懷英也者其致通朓圓雋雄遒而典

詣致之由也漢吏所不能以綸飾邀之致之成也廝臣所不能以嫵媚凝之昔人謂蕭文終讓淮陰也以天趣夫天趣之發也爲致皆四支而矣擗寸瑣而靈微獨人致也抑一代之風猷運而有致焉予且以天趣賞抑若之致惜乎未見抑若于致之止也目今中丞公諸孫振振且起固有竟抑若之業者矣未敢以銅墨欣劭生愈焉也予更念劭生云

東國申象村稿序

象村學程朱尊康節其理學以數入諸所圖陰陽兩儀及進退乾巽盡經世大法即不必謂聖人有意而數若竊其意其自述依光詞死載從干戈乎四方而晉文昌領議政間嘗被放其壯歲語多溫嚴有風格及歸田五賦若拘幽獨漉三十篇感遇三十六篇每嘆陰谷之不暘而出濱入漭合睡覺于一故其詞有班騅白馬之雄有龍笛鳳笙之麗有鶴氅鸞軿之僊仙乎欲上

當其適輒欲追夔契逐陶謝又若鶴小車乎歟
碧花紅而哂左徒之迫隘其體物之極若非我
非魚知我知魚酌窪盈蒲漪于柱下頫不知乘
風雲上下也君嘗朝京既慨慕華風有方言異
俗文字同流之嘆至其送客朝京輒盛述帝室
皇居之盛侈天京爲仙遊丙午朱翰撰蘭嵎爲
君弟鳳山守書枕雲亭三字君重之爲帖舍其
劾選體十九首盛述昔歷下生適李王皆稱置
秖同文之化代不乏人豈不然哉君所詣易學

後有花潭君跡諸君子翩翩材格豈其以國格雕題而侶椎紒者乎將以諸君子爲東國光之

蛟門沈先生敬事草序

國家罷閣臣不置相故權不得同相而其上躬主從下潤入治使陰陽以和中外以理九夷八蠻賓服無大患害則有机之任朝廷生殺予奪之權閣臣不顯操而賢者得君以行其公遂能任生殺予奪而天下治不肖者得君以行其私亦能竊生殺予奪而天下亂故閣臣不必有權而有其任蓋　神皇帝之任先生曰君勞于上臣任于下樞機政本宸為辭懇先生之自任以

咨[illegible]神皇帝曰仰贊聖德俯儀百寮寄國安危爲時輕重漢臣不云乎君居其位不知其任先生誠知而任之矣先生居閣十有二年獨任者八年閣體重首輔其圖事決策莅之首輔當尋陪末綴無見　上傳首輔主裁語不及次次輔下首輔即賢次輔以下豈無一得當上或間與首輔相參差而兩意各主剛士之從意者隨分羞自古分合之議莫與國運相隨乎初入翰林則閣師蛟門龍江兩沈先生與座師金庭朱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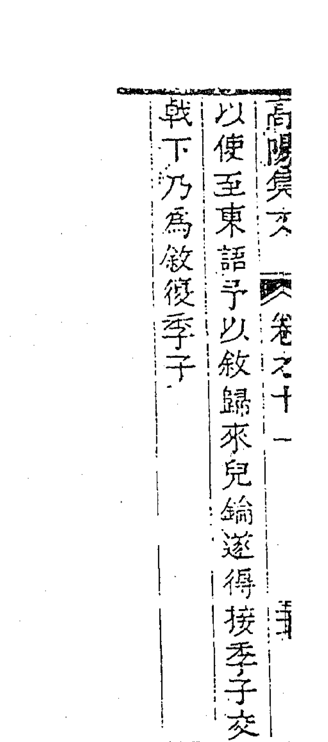
生相次輔政三先生初固相得甚驩盖龍江金
庭由先生揭挈而下然三先生意或分而三先
生之門不能盡不分其正人君子必不分即分
亦無它而中豈盡正人君子總之朝廷爵名之
途隘而天下顧爵名之人多人不容于途故途
闲必爭而當途之人固一途所推爲鋒而相與
拒其所爲它途者合力相物久之同途之人不
盡得于爵名遂亦外嚮而以懵告即當途極力
撑拒而勢不能以朝廷之爵名盡予所私即力

能盡予而同途之人衆力又不能盡出所同願之爵名故終入斷罷而不能久是惟秉豪傑之槩用其一至郎人有分途向就一途而爲朝廷分猷念合調燮使重譯向化而其所托重四向之吏咸能如所指揮而成于牘故事草以合予所見之門牆略得其半而其所繫運懇調以神畀布之神化執歸道化物從法盡什得其五六其籌在帷幄而千萬里之外若指掌大如鮮如播如淮徐如／如宗藩凡承顧問與討算用

一人綴一略問不適宜而可必成否必敗其察
而亟如調護如册立加典禮十數年不決千萬
人不移而卒定于先生之言下臣所爲仰 神
皇帝讃烈高千古而輔臣之德業益相任也即
分途而雜茫之爭何論也先生語練典法舉邊
徼利害將吏勇怯饋運難易道里迂直靡不通
知故其言如藥越人[illegible]痾不抵腕于其呻而
手辦禁方皆議司農疏切直有矣處置尚疎以
故遇可言即弁言其方而言不露即 上從其

言若　上所自出陰㭍　上以道德仁義而已
不與其功　上亦心知用先生之言而以不露
成獨運之神當其時有一言而輙從者有再三
言而從有再三言不從而終從先生之入告曰
憤之至迫者臣不敢不言又曰古之愛君者必
于無人之所又曰天下議吾也而未能深言予
向所謂恭先生不爲一言者今悉其言懇且慇
迫讀守成三論殆深言乎至進使一章固從來
憂國誠臣所未易讀其語即平交動色而況以

陳湛乘之尊若曹郎環列左右饑無欲忌後無爵嫌乎蓋曰此先生之膽之誠亦曰此先生之任也嗟乎天下之政至政府而定閣臣造膝披心而以言進又至言未必盡得郎其言得而天下未必盡信則先生之爲閣臣苦矣予因嘆先生後之先生之膽識遂乏先生之任上議之曰廣攬下議之曰廣使蓋有犯溝臣之誠居位而不知任者何不一讀先生書也季子刻先生書明先生予得以季子意敘先生書明天下季子



以使至東語予以敘歸來兒錀遂得接季子交戟下乃爲敘復季子

畢白陽先生督餉疏草序

古豪傑任天下其睥天下于身親而其親天下更忼爽而不渫是以身入利害之中心出利害之外故獨肩天下之大患以兼收天下之大權蓋患發而擔受非收天下之權不能已患然必肩天下之患而權始歸故能乘權以已天下之患乃夫患方伏而君子曰患細人則無患既以爲無患則睥豪傑之權誰不可振起而恣其權遂以及于患先生當天下之患方亟既主兵旋

移主餉又旋以餉禁兵凡今㧞建之官盡屬倉粟之會爲他人所不敢任而獨叢其權于所敢任之人乃先生于所任又能取它人所不敢任之權而獨任于所當爲之身故天下幸權之歸豪傑而撥餉于兵撥起下之兵于邊徼天下更幸豪傑之不釋于權國家東偏有紛惆然授兵發牌一時牙纛盈塲諸偹勇力不當前蒞而讚廢于去蜂歸螢之會罔不設備待物以待須索即川澤計討租不生境一耦繼次抑王每歲可

百餘萬而峙乃洪荔歲不下五百萬先生抱融
稷長慮方分身以四應以巳天下之患況世有
將智其雄振懸海嶠不翅身爲之而忍不顧念
先生方自兵收餉其賦兵間哲樂于餉既親稔
稷以餉餘兵則其賦餉虧癧于兵更大朝廷任
豪傑以任天下於斯爲盛因念先生金昆玉季
各標楓稜其爲政直命旁側無懲喜無遷怒故
所至供此然可紀其後先條奏有督餉裁議夫
任之議與議之議異議之議指發詬病不必自

辨方術抑口授方術令主者自辨而任之議如病家屬病于國手直令收拭斑瘢其心臆腑臟直與患者為一而雜診下上勢必自酌自劑無得更以病呼而反乞方于主人然而有瘵病之病為貴人好意迎之而旁手好中攪之又或贗需不必給安得不稱病先生之議皆禁方能已病不多呼病蓋天下之病莫大于身冒患而不得主其權權方及而旁有好事者不深于事而直以意揣摘之劑血脉而藥者其何能奏效矣

天下不敢任而豪傑能任故稱權權非有形之物也以豪傑所敢任合天下所不敢任而成權故豪傑見為冒天下之患任天下之事而細人見為握天下之權先生唯親于冒天下之患故能忱爽以收天下之權而平天下之患夫言出于平天下之患而言始大非復議者之言矣

何武敎諫草序

漢人之論諫也曰去就以之爲諫死生以之爲諍夫去就易耳一官何與紛然乃有自詭必死而不死亦有自誣不死而死者則死生亦易耳若其骯髒之節不結心于遂比而借厭厭之氣于餘志也中龍門之男子捐劍去而閉長安大索卒不得也乃庭臣不聞有斷言者故漢禍成蓋敵以下之骨肉尚難樹頰顔而況獨居雷霆之下不忌齒馬有敵以下所不堪者乎五月四日

亦疑其異人或謂不可不問以安東朝不可深問以安　主上然非有招不來麾不去者借尚方劍抉織兒逆計以開朝聽則問不問奚豁焉讀武莪疏其憂深其思苦不獨其辭直也武莪解褐輒報所不共戴面以身歸朝廷其既天下事不翅庭屛而贍智足以用其志故其言多剴切而盡夫盡故使天下無所容而不得不改易絃轍以聽所條次頃即少遂其禁闈之願而正上天地之心微矣武莪不難死生而難去就

司步臣臣務㡳 主上終以法寄也小臣于
主上所以待武職仰窺 主上深心焉

王鍇心鄭尉疏草序

嘗讀天保諸什悉臣子所以答君父忠愛無已因念臣子與君父同休戚惟自待不薄乃能以忠愛厚君父蓋自待不薄者視其身得與君父同休戚則其身爲君父之身其于[illegible]父之休戚得不引爲休戚而又寧得致身與[illegible]父之休戚任纖兒撞家君而亦唯唯諾諾曾不一言故厚其身者知君父不知富貴厚其君父者知忠愛不知其身而又安知身外之富貴　祖宗朝貴戚如

廣平富陽以功鎮北平兼府事又或歷掌兩留
都又或相次懸平羌印鎮甘肅又或歷掌兩都
督府又或參行省政應制直廬橋學政諸豪傑
輩出文武惟用諸公亦得奉若父以濟無不宜
乃其後沿惟掌宗政領侍衛將士不盡責以它
事更不盡責以言時以不任之言言不任之事
則競為駭矣曰言者不言而不言者言嗟乎雄
言者不肯即言亦不肯盡乃不言者言耳人間
媚娬尚相匡維而況列五等綮斧石遊光縣日

豈其顧累金貂而曾不念少酬祖稅文況佩玉
葉之冠族服十年之義訓其待身不薄而安忍
視君父闕失若自為休戚不相關也者今讀鑑
必諸疏草識衆所不言若言不肯盡也遂盡言
之中間事繫宮禮藩邸倶天下大務其請東朝
代諸大禮雅欽重元良釋中外猜疑至從賜晉
摘二十六段之議若持方藥療宿疴而攬權任
斷更為救時良藥迨
神皇帝慈御史遂娓娓
悉悄事必怒必盡期于補彌君父闕失蓋天保

之什曰俾爾單厚賢者厚其身以厚君父其心類如此及起謫居適東以廷議當治兵事高議出固已絀羣策而雄材大略要在以九萬固窩狃邇獨羣紛未諳與制事遂寢不行當是時予方謬叅攻事頗欲佐 先帝挈綱要尚猶從都尉之言而親見 先帝憂危之日將東行旣不能如雖公之有說以靖內紛而又不能寒[illegible]膽假令朝廷信猶擇任相之宜則上公不祠而公得以十萬橫行虜[illegible]哉乃知挈尺幅議盈

任未盡豪傑也歷三朝恭遜于古明理瑩精止
理其精核隕守固已攬權任斷一旦推豪驕竟
十萬之譏公其一酧此言矣

傒中鵠亦詠草序

鄉人傒中子中鵠之論詩曰詩咏性情亦性亦情則亦可以詠故廼其詩曰亦詠豈遜㪍于前草抑襞裳于獨往耳夫詠永也長也凡施于衆長謂之永記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書曰歌永言聲依永譬之咏然出而入其肯出而長故漢人號其說曰舊永蓋七情具在肺腸五聲具在舌齒情動則神流聲叶則調合然苟非其好卽宿達不解乃耦拧其情卽弄戟者不難銛刀斗

歌勑勒闕不立成翁卒備極情事其至可以被管絃然則矜蟲鬬鴿者何得侈抉驪于擢腎快探虎于枯髯也乃或譎詭詩既雨易總既雷茁符無復稀而待發者獨不思河山永地日星永天兩大文章終古常新而草極爲螢木極爲芝即枯朽之光明變乃爲永奈何拾飣餖自命古人也中鵠君獨負盥矜人駭氣貌諸所撰結歛如注射而豐不餘辭約不餘意其五六七古縱横合度突兀驚人其近體則山泉泠泠春暘煦

煦伉俍中蔚爲都雅直欲會風雅于元聲而庭
實之綺膩于鱗之高華時在觚稜而不有也此
公所爲詩亦詠乎其不窮趣有道者不覺亦有
遺味今人割剩馥殘膏口若裂乎揮霍乎咄嗟
而謝縠薄綵纈之奇至性分毫髮但分纚臞則
彥伯之篠驂耳其剖胸般林而德色驕乘也中
鵠君機有獨持乘無偏嗜總以抒其情所必至
而循其性所自有便讀者外咀而不覺中人傷
永哉寧復有遺味乎蓋聞雖渙閒能文章有日

月華蟲以奉　天子齊魯于文學天性而濰濟琅邪之左右其邪之濰渙乎中鵠君方與其猶伯鼇爲世顯人其抒發天心以組修于身而成文天下此其豹窺云

家乘序

予以先少師晚子今遂得長族姓自予而上三世予懼不顯以我爲子孫自予而下三世以後其後予又懼不顯以彼爲祖父也凡我子姓得無懼乎予少讀詩至棠棣咏兄弟先妻子而孔子繼之曰父母順予以爲父母念其子故兄弟翕乃父母順然世人兄弟不和多起于私妻子故詩人先好合妻子而後言翕兄弟予觀世人當稍長未有妻子兄弟相得甚驩及一有妻再

有子遂有間言而隙且鬩遂不翅如路人凡我子姓倘其念我子以體父母念其子也孝弟之心油然生矣先少師遵先訓以訓我兄弟嘗曰樸實清廉曰無欲害人曰精神休使盡而嘗以無欲害人爲要嗚呼凡人清廉乃不好貨財乃不私妻子乃和兄弟乃順父母夫無欲害人而全家妻孥則可思也乎天下大道先少師格以數言該之凡我子姓尚其共爲遵守無令致墜祖先不以爲子孫將世世子孫以我爲祖先者

特以此普之世系册端告我子孫以仰紹我祖

先

徐太師文貞公年譜序

夫名賢之勤簡察者或歲自爲記曰不恤其躬不楷其後而乃其後人繼繼承承亦或歲紀其先以摹平生之悲苦離合措匡扶開濟之略其真則操絃而志擧然而人領然其似則盤礴而貌阿睹一毫一髮尚足以隕開箔之涕而泣撫研之子孫故勤先撫者不獨紀先人于狀侈之聲詩勒之金石以紀其大又不獨倚公家之竹帛彝鼎萬子孫勿變爲久而必合其自少而壯

而老譜爲家乘令後之賢者識漸鴻鼎雉于楮墨之外而且得律不賢者以眡其萬于其時有識之士亦且就其中窺時事之靜夢世路之夷險肩荷之重輕以及鴻爪魚水納牖櫻鱗之迋合即其斟酌元氣調劑膏澤若禽扁之起人于殆者亦若畢致于譜夫蔡其人未有不思一睹而貌閱行履況子若孫之于親乎昔人謂一毫一髮不似吾親即非吾親而公持議謂見一毫一髮似者猶吾親見也嗟乎世寧無毫髮皆似

若而況毫髮皆眞若譜者乎公嘗自贊其眞若
曰日兢兢以循察亦蕩蕩以析愉夫日簡故日
愉而日簡簡者少馳六轄于暘谷而壯試之昆吾
老思之懸車也如一日予觀公抗議于禮樂名
法而歷閩楚江浙之間殆旭如其出然及還公
華近游五台席無芬于孫無豐于薪而兩朝始
終顯若晝一殆暵如其中然及功成身退徜徉
于九峰三泖而香山洛社不易其常殆闇如其
入然蓋時用聽時用明嚮以聽致明時以明遜

瞻而光翔六幕晶握寸暇至其珍墨澄泊提衡甚力蓋稟乎楹黨齋法背公自營之爲臥盟也將無日簡者眞敷世或謂天祿石渠閒多核然處虛者予于公一雪此言矣夫舉日于衆不旣其明舉行于副不旣其神公圖曰氣流難狀骨難易摹苟不以得神則工者乎不使三役諸而謂公之孫次諸肖盡夫曰是其中有寶符焉匆爭舉其諸若出諸袖者簡也

邢中翰恩命冊詩序

蓋聞子欲承家臣懽遇主而君恩卒難偶儌覩
恩誼合輕酬故椿庭虛陟岵之悲蘐背空蓼莪
之詠一命不沾及釜幾行猶悒備書乃中舍邢
君玉樹一庭早見伊蒲讙詠龍文千里誰憐駒
齒長鳴況家謝老成門無長者蝸跡滿階隙之
塵燕泥空王謝之堂滿無祿長離縮足遂爲之
遲閔未亡不造驚心居礀之宮集于菀無集于
枯白晝聽嚶栗之椎翻爲雲又翻爲雨平居者

入室之戈而陵谷何常成虧有定一旦脫囊遂被犀筆承明入聯供奉之班出載皇華之命五月東宮衍慶三年西殿承恩赤文龍躍于雲津香生帷墨紫誥鸞廻于霄宿光滿秋書報熊膽以鳳毛襲伉機以綵服鶴蛻延千年之彩爲筵吹髮壽之祥當斯際也長繩繫白日鄭心詩禮之函寸草報春暉額手栖棲之瀝而況筵開尊綠長年添金母之壽春漾流黃明月下齊眉之榮于是枌榆之一雅并俳國恩縞紵之交同忻家

慶短咏而五音叶調長言而三管成文不佞未
得國能式嗜大雅四韻徒懸貂尾一辭更浣佛
頭歎當薇咏之前尋聊拾鷄香之餘瀋云爾

范慶章欵議序

予往綸曹奏悉都人僉商而苦不趨逢不若予犴也或閱而譏會無爲官市者卒不行則中消爲格耳郡邑吏責百役于殷實亦役右都人之苦商而吏循藉藉河渠未已亦無有格者乎國家念浮浪不典赊而冒法故役用鄉户葢亦曰有永業知自重耳豈其赊公而剝乃私者小民非負膽智不敢見公府倉粟金穀之役即無它患苦不難搶地求解免而況一承遂破其業其

明知之而明言之不一議也今天下積弊不可爲而顯畫于議則又積弊言病而不言藥方即言病又或諱其所不可言而徒令調以意即意調之而病良已曷若明調之明揭之無遺俞跗而諱敗也予讀夢臺議種種皆關天下大計慮不毫悉其病而倣次爲禁方乃尤惓惓于清戶役而悉其病所不可言無亦如昔人之議曰役出于力役繁而力竭國依于民民救而國危夢臺其有發危之思乎寧獨爲二東也因念朝廷

故一法每以名誼屬賢良而又委曲其議以防中智故法久而民不為管廖章議徵輸凌雜而日官出矣爭之易辦至其費不可明指而明編者則不獨詳立之法而必悉處之費寧使明加之而官受其羨至曰不累官乃不累民廖章之議其防中智乎寻委謂一隅可辦一隅唯吏不自爭而一隅辦願何可責中智也廖章謂費不可明指者爭不敢問其凡儻亦有指于不指而人醒者乎廖章議皆世人所心然而口然郤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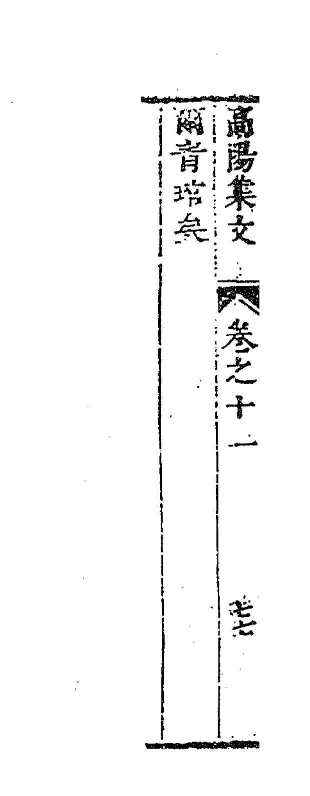
不必然而心盡然豈長吏字人而不辨灾石之識也抑夢章言之矣賢即仍不必害不賢即莽不必利故勸廉之鵠不懲于解墨之組也夢章言之矣

長蘅堂燊京錄序

劉給諫將濟家新城去予邑百里遙古稱高陽北新城云予故習給諫先獻不識其爲世忠臣也給諫母王孺人及笄歸贈公操作勤苦綵服躬操負薪祭而兩手行汲一日提甕不歸則殞于井矣嗟乎二色空鳩沒八光隱三龍沉何異古屈井也褁采不食爲我心惻而況撫遺覺予有翁聆哺鳥于庭柯痛禰瓶于既羸傷板輿于承御給諫所爲由舞象而今一過井側頓不知

涕淚之橫逆也夫以母儉勤在躬孝肅在堂想淑信睦在閤內外其㫌沃遝騶坐曾不翅塵菜而黃壽有齯齒焉母何獨遭命奇薄曾不華首而并没或者謂天之報施少爽然舜華易隕貞木不凋母有給諫受國明恩爲直臣母而給諫亦且就殁所爲長辭堂識母勤劬集一時名家論贊以志哀思若與　帝壽煌煌揭日月而長鑑天之報施舊人竟何如也夫婦勤紡織猶臣勤臣職人臣曳紐綬盡而顚躓宦游勞逸若簪

之于井其祗毋富而能節儉而能服勞以死孝死
勤何如而給諫更侃侃論列爲世賢人皆其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惟知心力爲公家之有而不
知有身安知富爵然則給諫尚禮行毋之道也
往聞永樂君博學有高節至勞今王勅賜時新
而子爲飾忠自幾天批逆剌攖履居雷霆之下
而左遷于新井之謗夫許毋有年而子非誠白
毋有子而毋遂死孰與孝勤作給諫之孝而忠
直成毋之大也是毋是子哉海内能言之士蔚



閣青瑣矣

督理事宜序

予以壬戌二月入參鉉所兼樞務以六月閱閭以八月出督師歷乙丑夏告三年考歷季防者比當敘及之敝歸當湊緝例以所督理事宜入告然是時中要方務未敢陽居博陸而晉匙盤至邊吏恐諛農父靳覬圻父靳迫逐予其披胯見欵奉此冊告也將逐予者低徊未遂而身在維婁坐遺謗懟徒以嘵嘈死法為天下笑故恐而不言令天下指予為當逐然當初出關庭固

費而奏以不妄費一錢不妄冒一級一階是以
初賜虬玉疏辭五日辭二 先帝面諭以長步
大纛乃不敢辭至兼綜中外有蜀黔齊魯東江
之捷槩未敘遴之修築安插屯田戍防訓練斬
獲槩未敘即敘未敢承其後寧陽之敘亦三辭
未敢承蓋當初伍紛錯無亦爲社稷之役曾不
計不敏之支託其態皃企鶴爲榮願而作盤盂
壺鑑之思僚沾沾仰徼明恩何以對天下故此
卜亦終不敢以貽人備是歲曠一事淹後之若于

說未悉當時汴外住擾上下惶駭何狀又未暴
身如寄客脫卒者途澤于誘誑其後折銳推矜
獎變威柄相與譏讓以佞譽聱以遭何狀又未
悉擬賜懇性四年何地何時何事及何人然旨
人不然其受虛喝不受颭點何狀遂致別有藉
擁勳所嘗為譏所為有而妄以提頓竊人幾令
天下以任為戒嘗憶壬戌春三尚書抵闕門其
請款則百二萬其請築八堡外重城則百萬子
既闕請罷重城省九十七萬兩請款費必不可

多王太傅爲縮至三十餘萬蓋腐儒一出而兩役省百六十餘萬于四年所經營船造費三十萬取兩役所省爲有餘而于以屯田入十五萬以採青省十八萬合鹽茭錢稅朋椿入可七萬其四年所復地則內衞內所四十餘堡四百三十里兵民則逃入三十餘萬逃兵三萬騎兵萬二千五百水營五車營十二前鋒營三後勁營五弓弩火砲二千五萬與學文武官生及醫藥賑給可三萬有奇與實則編六百艦車千偏廂

萬千五百馬駝牛羸六萬官民廬舍五萬
五千頃有奇甲冑器仗弓矢火藥閘石渠答
楯合之數百餘萬當是時我之良士選卒已保
錦水關山而　窺我頻行退河東七百里畏
以我閭閻城堞熄目擬東江西都而終于之任
未敢過河卽西　舊如疾癢觸亂求是安于塞
蠢未敢關入盖一時文武大吏拔驂含蓼進取
同心而予以遊要人遂至同心輕轉流遷事不
可為壁乎遊鶴去而賊鄰人民已非予方屬篤

翟巢于帶城牒械之關傷鵬幹之嶽堨望河心既戮力爾闓晉兩君子實夾介而運遺我方圖減此朝食而兩君子去矣舁矣一出共膽爲辱子既不能分風擘流調一贊兩舌于猩啼鵑笑而又適放梟囚鳳之晨結纍大峩遂使齊年孺黽雷之氣合中謗爲岸忽方且禁青毆于籍下魁㷔蜒而前行子亦紲焉懸車望膈隼之飛䟠而悠懰然則天下安危豈不以大哉嘗其推誠送抱米甲鶯帆機躍然並蕩無蠱介而弓旁迎

咫尺之蟻跉蹕而行期一塅塞樂浪之長淵乃
絢絲之絡兩蝕相加而蹇嵯倍嘗頓成遒事眾
四歲之經營費朝廷如許金錢付所推轂而墮
落于魚門馬窟之間向非謀臣良將自我遺之
遠何如発嗟乎天下事任在大臣任而誤天下
何如避而不任任而潔身無救于天下何如任
而闘濟或迂其身古大臣當中要乗權入于史
由乎外徐以袍吭而猝脅之傀斯其力大道揖
甚如神龍蟜矯可天飛亦可泥潛其剖名峇峇

亦如割名踐迹無亦以既任大臣必不能避一切而欲避一切獨當早避不爲大臣以子之爲徒既誤任大臣而又不忍見一時遊蕩之臣令天子之法格尺蹂促不行遂不勝狗馬之心既孫綸抒牧圉時天下寒心累息謂 且旦夕來故惴惴聽子任及任久而 不來天下嘻嘻爲安不謂腐儒與有力焉而曰安用腐儒食此蓋乳者遂使子避 不能盡任不能終夫大臣而不能操縱要人特 怦怦身名也子過矣此冊其志

錢梅谷高陽事宜册序

世謂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乃予邑何罄如也家之藏鏹曾不供輿皁而歲不三稔則粟一鏂而泉幾伯至比户無以奉耕耘兼以應聲之征雜出境內外遂使大猾豪奪細俔瑣尾盖聽其自生而不可得册中所謂察困踣之形愬朘削之狀豈其食土之毛而敢顧動也獨是邀璺二三大夫得仰梅谷錢明府以畢力于邑遂從撫摩中悉利獘若于條上之得報可不使從邑

父老且授之梓夫豈其効世人翹翹圖畫變眩人耳目也引繩而量用者不爽于計校矩而索觚者不虧其樸寺邑豈得久借明府而後有繼明府者則册中之利獘固下所慈君戴之而上所快爲予之者也其終宜之不可更願師其事其時或不宜而可更願師其意倘其少不釋于前人乎其將執册而勤焉未可知也故爲刻事宜册

宋立家傳序

盖重慶之變在天啓元年之九月十有七日先兄方伯公憶劾以川東道罵賊死是月公以胡守備思蓋持書來謂川兵發萬有奇行矣其未行者乎日夜督發業有次第聲下諸君子知調兵耳抑知兵在萬山中調之難也中丞君難監軍道乎既慷慨任之當以十月與弟爲聯床語可過家一看薦兒無何薦以八月病殁而公以次月過客初公以班生語奏徐公不聽也卽知

有變賊初無意殺公公見諸公死相籍也大罵
賊而死痛哉公端謹有大節而坦夷不刻僕並
家之誼其報云特次其語刻之

春秋房同門稿序

夫文體害于庸而好奇不害于奇也士棹鞅而逐中原唯無奇耳奇負獨識力可全昌而或馳偏鋒以媚世彼其氣岸之峻厲不傍門倚户以持一先生之言而庸者無大力遠識執異說而不化獨奇託之而嘘天下耳豎令天下寧庸無奇間者知奇託亦庸也則又拾遺滯以矯劇談而自詡先民之槩夫附豪者唾而附名者加膝至顛共傍門倚户竊恐因人熱爲利耳故兵志

曰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而酌大衆之合以妙所自出者必不拾前人之唾譬之端人莊士特立獨行豈其乏同方而寧翹翹爲招也故自古擔荷天下大事不爲庸爲奇將無以奇抱獨識可破抗救燬頃中黍度于尺幅條刺其闕出于格天下負奇者不鳩化之而且豹韋之蓋予奉功令閱尺幅則諸君子精神各以尺幅告而中固有負奇入黍度者氣尚勃勃也然後知功令之嚴正以成抱奇之士蓋士有通材有

僻材奇或偶以通爲僻而天下頰拾其僻以爲
適嗟乎士亦欲得博聞有道術者耳相沿而競
奇僻于聲響以爲聖賢之精神又或弁棄其聲
響之似故巽子曰士大夫治苟且記聞之學皆
有意乎天子之爵祿嗟乎此可責庸人哉庸人
捐所漁獵則不能更置一語而奇者之才之力
獨能邀上所欲爲而逆以自遂其求故天下文
體之正必需抱奇者之獨識而幾之變爲輝也
猶下也然而在上有以成之蓋上操功名之柄

以陰移天下之心而握其所趨令天下低佪于功令之嚴即斯跎之材不得不俛首而束于格故曰古之聖人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稱其意然則由斯以談上不握天下之趨使天下涅拾而合衆越格而自出天下不可爲也南宮之役予從曹冀予先生較麟經得二十三士此二十三士者識力皆有可觀而要非詭爲奇者予旣以尺幅射其生平願諸君子無忘生平易尺幅也遂合其制義授之

題廿三士春秋制義序

昔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在魯君是易禮與春秋通也予嘗受易受禮受春秋皆嘗操觚爲舉子業而竟不得易禮安問春秋南宮之役較易較春秋缺一人而詩禮浮于額一人予以主者令釋戴記從胥大諫較春秋大諫以專經得盡占所擬目而爲予批三傳細注之予得不蒙于經旨然惴惴恐不愜于旨則時時以所尺幅質之大諫又得不蒙于經生之尺幅乃

大誎亦復不以予不解而時出所得尺幅相商
也解闈而覩標花發篋笥遝徵闈中所妄忖曰
某地某科某某少長某耀疆乃得不大謬向非大
誎開誠發予覆予且不解于經而安問經生言
然他經生視左國爲綺爲珍而春秋家固布菽
也作閱其語若欣然已而歎嗇後或棄去不復
顧固予既藉大誎于經更辭經生言盡經生巧
心而不大啟于拙目也然向所咄咄于一編者
即今且十年而間亦有所自藉故予以不知不

敢自任而大諫卽知亦不自任故予得盡大諫
于百全大諫亦且盡予于一得因思天下事用
獨近私用衆近公恃于其所短而藉于其所長
卽寥寥如予亦足集事而况眞有見者然予兩
人卽各持所錄相商而實各守所領注則又予
兩人之拘拘也旣而諸君子出經疏來受揀擇
予笑曰向非大諫幾不覺而官之役今何得一
一求解大諫也大諫仍以諸經精擇之得百篇
授之梓予且謝諸君子言竟予易禮之學以半

貌于韓宣云

王進士永啓四書義序

予以丙午春識永啓于伯全邸輒欲傾衿永啓文弱可掬而精神淵著其宿名蕊靑門車或接轂而南金東箭坐起歎述不去口然永啓砥私首公有高翔寥廓之志雅非賣聲兒分類陽于半覕而翊翊萬里睥也是年以易魁京兆遂出名公之門而聲益藉藉次年春復與其里人會孝廉熙丙各以卷來聢而予亟歎爲雙龍無何俱抑落歸而會君以貧就靑氊獨永啓氣勃勃

不下今年春永啓擢高第矣曾君復拓落以歸寺善悵曾君之再蹶而喜永啓之得儁也昔人教奕者曰一法不脩一疾隨之病盡而法完者十發十中登永啓退而脩其法耶然吾聞永啓先後制義則向非病而今非加法也永啓長材巔度無所不滌故其近者可令遵常守故以合于法而巨鱗不游汀濘纖翮不棲翳薈故極其思之所入以盡其才則一丕決閭闔抵如游者市武子撩獮而亂岩絕澗上下不難險覔危道遇通

其赴節投袂應絃遒聲未常任材軼法耳語曰
一袾龍解化爲龍嗚呼非其秉才而出名公之
門哉夫才之于文極其變可以伸縮變化而抒
所思于不窮迨其變之既定則如棟在屋如骨
在身而長短廣狹體不橈于所勝膚不浮于所
支乃譊譊之學向聲背實遂至縮斂其所其趨
而習非勝是日以騖于其短而及至分其力于
長夫形過鏡則照窮物勝權而銜殆調聲者守
必登而虎發淸角無亦徐引師文之叩也录啓

以兼才出名公之門法具而盡其才能極其思之所入而不旁騖于世人所共趨是以成其爲汞啓夫汞汞啓矯思以爲矢而發旣中矣予且欲奇聲贋君曰思如火用之彌明宿之彌壯汞啓明矣贋君其益壯乎壯斯明天生神物終當合汞啓尚爲我致華陰土于贋君而拭之以竟雙龍之歎云

周子寅南宮會業序

余初不識子寅見子寅丙午卷絕非世俗語遂以未識子寅云子寅居嘗好深沉之思間取其會業即帙不著名字亦知爲子寅蓋子寅取境于險而風貌若不思遂以獨成其爲子寅尋晏謂子寅之業沉摯雄勁若顧鷹鶻闘有豪傑之表而清絕爽秀若顧花光墨梅當嫩寒清曉行孤山籬落間乃悼大軒豁又若顧梧栢楩楠圖意欲干霄至其精深贍淡幾于無色又若顧據

琴圖超然得意于絲桐之外蓋世俗品文于畫輒曰似曰不似然畫家如郭昌則意在似徐熙則意在不似此兩人各以能名而或稱熙于畫遜于文甫于詩也予不知子實意所在業成爲子實而殆不獨得其似然則遜子文甫子詩熙于畫乎開生面者初不似再請見乃大似又曰某于形貌似某于神思性情笑語之姿貞夫貌其眞乃意不在似者士雖幾于眞而螾視于似即龍門之元經不害爲僭而況以寸晷尺幅彰

譬于鶻落兎起之似以爲眞乎鄒魯之學惡其似今人之學惡其不似字櫛句比以求合于聖人一不似曰是且生心害政而不知爲菁奴殆欲相優孟耳夫形而不韻者畫韻而不形者神字櫛句比而求合于聖人者形而不韻者也譬世俗好似獨會業故子貢神索其眞而不語索其似蓋畫家稱凌跨群雄以氣韻爲倘得褒鄂之毛骨而發其奇寧徒駭耳聖也

李生清仲制義序

予癖喜六一公之解碩人也宛從碩人游澗阿而聆語言咲矣又若碩人偶忘獨樂而相與披情愫刺刺過澗阿也不獨碩人神韻可掬而詩與六一說詩之神韻并可掬盖詞之妙也如此予友李清仲以異資承御史公家學于書無所不窺而才以運法獨有得而不輕以語人殆有六一說詩之韻焉夫士操觚而定思于兎起鶻落必有韻矣韻文之致也昔人論書曰得筆而

之韻韻可意爲而非意爲也韻有點有凝有癖有逸有暇有整凝如暾滌研淮口急餉以小龍團爲生平一事點如張絹圖乎瑶林落筆顧主上抗聲曰奇癖如嗜茶不能飲猶且把玩之逸如雲氣自山中來象萃馬奔突一一入雲籠不兢整如長身秀㒗大耳紅頰飲過百觥正坐尙拱暇如聞慕聲乎古松流水之間益思入而調合調合而韻出有意而成乎無意有無意而成乎有意如結胎受氣上應列宿其賢聖仙靈各

從所值故曰石出山而韻自丘壑夫韻無思也
而結乎思也王介甫曰思之不深取之不固不
觀勇之色乎怒乎血者赤脈者青骨者白喉神
勇者怒而色不變夫神不變思乃固乃能獨操
所自得而可以弗過可以弗告清仲公車屢上
而詞愈工殆其幾焉詩曰維柞之枝其葉蓬蓬
並明德如御史公而不大其後者竊意清仲偵
賢聖之宿肖六一之神共種種義合有意無意
而神韻可掬也清仲自此遠矣

孫男之滂編次

卷之十一終